

这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论:我们生活在一个个社会角色中,而常常失掉了自己的“真我”。

我们每个人真的有“真我”吗?这似乎是个问题。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戈尔曾说,当一个人向别人介绍自己:姓名、出生地、住址、职业、爱好,等等,总有一些东西剩下来——那就是自己的“存在”,不能被思考和言说。这剩下的东西,或许就是“真我”?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人一出生,就被“抛入”社会,成为“常人”——被社会文化环境所塑造,自觉遵循各种习规,直到有一天,经过“畏”和“烦”,决心要彻底改变自我,才会去追求一种“真我”的生活。

在这一理论假设中,人生问题的解决在于找回丢失了的“真我”。

其实,我们找不回“真我”,因为它不存在。以孔子方法论来推论,人的本性,在还没有和他人产生联系之前,其本质是“空空如也”。一旦进入社会,我们就成为“社会人”——君

寻找“真我”

钱宁

子或小人——更好或更坏的“自我”。

这一点上,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表述更为简明:你的行为不是来自你的“自我”,相反,你的“自我”来自你的行为。

因此,我们没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真我”,只有一个随时生成的“真我”。

“真我”无法找回,却可践行。无论是当君子,还是做小人,都是“真我”的选择——即使是“装”,也是“真我”在装。

每天“三省”的曾参,到了晚年,有过“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人生之叹,因为他深知,君子小人之间,常常只是一念之差。

荀子也说:“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荀子·性恶》)。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人性有一种“不确定性”——有变坏的可能,也有改善的空间。

这样,“修身”便成了人生的必修课。

按照孔子的教导,修身有两个方法:一是“克己”,二是“改过”。

克己,是消除恶念,为人生划出“不为”的底线,避免人性向“恶”的深渊坠落;改过,是改正过错,让不完美的自己完美起来,让人生有向“善”的追求和快乐。

修身的目的,孟子说是“养正气”,王阳明说是“致良知”,实质上,都是为了实现一个更好的“真我”。

问题在于,“克己”趋于极端,便是“斗私”——从“灭人欲”到“狠斗私字一闪念”,一路相通;“改过”推而广之,便是“改造思想”——从改造“旧我”到培养“新人”,理由堂皇。“克己”和“改过”,可以用来培养品德,也可以用来灌输观念。大道多岔路,一不小心就会走偏。

这里,更根本的问题是:如果人性可以改造,那么,谁来改造我们呢?

杏树下

邵光智

这是一棵老杏树,它虬曲的枝杈和鲜嫩的枝条,吸取着日月精华,年复一年,繁花开过,杏子挂满枝头。

这是一棵麦黄杏,杏子一天一天的改变着颜色,由青青而淡黄、金黄,乡村的麦子大片大片的就要熟了。

坐在杏树下,抬头看着杏子,仿佛走了几十年的路,有点累了,来这里休憩,背靠着树干,背靠着乡愁。

这棵老杏树,它默默奉献着花朵、奉献着果实、奉献着它的全部。精神的花朵弥漫着芬芳的乡村气息,物质的果肉带着酸甜的生活味道,那一枚枚杏核,长成了一棵棵杏树,长出了房前屋后一片杏花村。

这棵老杏树,像村庄一样,默默奉献着它的全部。

坐在绿荫下,静静地,我听见有大地的血脉沿着杏树的内心滋滋地上行,我听见我的意识也融了进去,一路上升到枝杈的顶端,和杏叶一起,在乡风里鼓着愉快的手掌。



一位熟人许久不见,见了面问我:“你还住原来地方啊?”我说:“是呀。”

他眉目带着不解,说:“这么多年不挪窝,你不嫌闷啊?”然后他说他刚把南京城里的房子卖掉,在靠近安徽的地方买了一处大房子。

我跟他探讨:“我这里是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四通八达,离风景点又不过咫尺,我不闷啊。倒是你,一下子搬出去那么远,回城得搭长途车,恐怕才会闷吧?”

被物累

梁晴

说到人被物累,微观到身边琐事,每每充满喜剧色彩。有位住在外地的作家同事,长于收藏且至为大方,每逢开会见到,都会从腰间或者腕上解一两件玩意儿赠送诸位“同事姐姐”,他那些玩意儿都有些来头,赠我这个古玩盲真是暴殄天物,无奈却之不恭,收下后忐忑数日,也就只能任其束之高阁。过段时间他又

要过来开会,我准备绕着圈子躲他,可怜另一位“姐姐”拿着他的所赠临时抱佛脚,力求做出“爱不释手”的“包浆”,双指交替搓捻,几乎要搓出水泡,之后干脆在急出汗的脸上左蹭右抹。我几欲喷饭,说:“你这可是在作弊哦。”

现在的人好像流行在手机里攀比健身记录,早听说某些人求胜心切,将手机绑在爱犬身上。我弟弟号称健身达人,我向他求证,他说他试过乘地铁时握住手机在大腿上敲。我问效果如何?他说有时有用、有时没用,表情若有所思,似欲探求更有效的创纪录渠道。然后他告诉我,说我弟媳的方法是

忆乡愁

陆继农

钓虾

大雨初歇水色黄,池边握杆钓虾忙。而今一片青葱色,不见当年小池塘。

守蟹

乍起西风觉微寒,河边守蟹在栅栏。耐得寂寞今秋夜,明日无肠可佐餐。

野泳

夏日消暑常离家,乘凉野泳卧牛车。日长难忍饥和渴,潜入田间乱摘瓜。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上海,曾经很历史地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吴泾,同样曾经很历史地是上海最大的化工重镇。以拥有上海焦化厂、吴泾化工厂、氯碱总厂、三爱富等而自豪。这些大型国企曾经辉煌曾经风光曾经有过不朽的业绩,它们的雄姿巍然屹立在黄浦江畔,映射在共和国的天空。

1958年1月,一艘溯黄浦江而上的小火轮载来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副市长曹荻秋等几位特殊乘客。1956年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期间,国家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兴建一批国产化的大型氮肥厂,光荣而艰巨的首建任务交给了上海。当最终确定将吴泾“老俞塘”地段作为吴泾化工厂厂址时,中国化工发展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诚如伟人所言:“一

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于无声处,且听诞生了新中国化工四个里程碑的吴泾化工有限公司前进的隆隆脚步:1962年11月,中国第一套自主设计、自主建设、自主安装和自主开车的高温高压装置试产成功;1974年11月,建成国内第一套轻油转化年产8万吨的甲醇装置;1979年12月,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安装的第一套大型合成氨装置——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24万吨尿素联动装置试车成功;2005年,建成国内第一套年产10万吨的醋酸装置。

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创建于1958年的吴泾炼焦制气厂

(1960年改名为上海焦化厂,1997年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也踏上了漫漫征程:1959年9月1号焦炉推出第一炉焦炭向市区供应煤气;1966年至1975年,2号4号3号焦炉相继投产出焦;1994年,成为本市最大煤气厂;2013年5月,承担了上海半个城市且持续了53年的煤气生产输送任务完成了历史使命,累计输送城市煤气300亿立方米。

2014年,焦化厂和吴泾厂整合为上海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氯碱公司是民族实业家吴蕴初先生于1928年在上海苏州河畔创办的我国第一家氯碱化工企业——上海天原化工厂。1959年,设立吴泾分厂,后改名为上海电化厂、上海氯碱总厂。1999年开始,天原化工厂迁建上海化学工业区,新建华胜化工厂。

历史的化工重镇

管新生

同凉热共进退的,还有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三爱富前身是1960年建立的上海市合成橡胶研究所,1980年更名上海市有机氟材料研究所,1992年改制股份制上市公司,是中国氟化工发源地和国内品种最全的集科研、生产、经营为一体的有机氟化工企业。

初夏,笔者走进了吴泾镇人民政府。于是,看到了一个很前瞻的历史课题摆放在了面前:曾经的老工业基地该如何

改天换地?滨江开发的吴泾版“外滩”又将如何呈现?

据悉,目前吴泾工业区的动迁和绿化工程建设正全面铺开,老工业基地搬迁改造实施方案已启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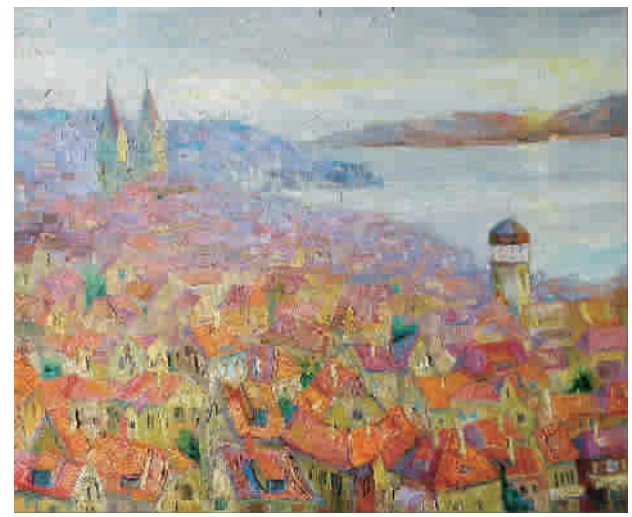
“十三五”期间,吴泾将打造闵行滨江沿岸线、贯通接轨徐汇滨江浦东滨江而努力作战。

不太很久之后,吴泾版“外滩”将十分美丽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朋友,欢迎来吴泾滨江,在夕阳胭脂红的黄昏时分,散步,闲坐,赏景,眺望;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您,来吗?

在吴泾,有一道特殊的风景线,明请看本栏。



夕阳下的青岛城

(油画)

陈正瑜

鲫鱼汤

肖复兴

哪辈子的事了?自从他爷爷闯关东之后,他就会赶马车。

那时候,知道我和大老张关系不错,大老张老婆老找我,让我劝大老张少喝点。每一次劝,大老张都会说:停水停电不停酒!然后,接着雷打不动地喝。

那天午饭,我也没少喝。两户人家,屋里屋外,炕上炕下,摆了好几桌,杀猪菜尽情的招呼,乡亲们问我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又怎么样,一个个的知青,都关心的问了一个遍。就着北大荒酒的酒劲,乡亲们热情,一浪高过一浪。

午饭快要结束的时候,院子里传了粗葫芦大嗓门,叫着我的名字:肖复兴在哪儿了?一听,就是大老张,这家伙,真的是等到中午才来?早晨的酒劲儿过去了,又接着中午这一顿续上了?我赶紧起身叫道:我在这儿!他已经走进了屋,大手一扬,冲我叫道:看我给你弄什么来了。我定睛一看,他手里拎着两条小鱼。那鱼很小,顶多有两寸来长。他接着对我说:一清早我就到七星河给你钓鱼去了,今天真是邪性,钓了一上午,钓到了现在,就钓上这么两条小鲫鱼!说着,他把鱼递给身边的一个妇女,嘱咐她:去给肖复兴炖汤喝,我就

知道你们吃的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鱼!

有人调侃大老张:我们还以为你喝晕过去了呢!大老张很一本正经地说:今儿我可是一滴酒都没有喝呢,我说什么也得给咱们肖复兴钓鱼去,弄碗鱼汤喝呀!酒喝多了,鱼怎么钓?这话说得我心头一热。自从认识大老张以来,这是他第一次上午滴酒未沾。

鲫鱼汤炖好了,端上来,只有小小的一碗。炖鱼的那个妇女说:鱼实在是太小了!大家都让我喝,说这可是大老张的一片心意!这时候,大老张已经喝多了,顾不上鲫鱼汤,只管呼呼大睡。满是胡子茬的大嘴一张一合吐着气,像鱼嘴张开吐着泡泡;浑身是七星河畔水草的气味。

什么时候,有过一个人,整整一个上午,让你喝上一碗鱼汤,而为你专门去钓鱼?我的心里说不出的感动。单木不成林,一个地方,之所以让你怀念,让你千里万里想再回去看看,不仅仅是那个地方让你难忘,更是有人让你难忘。

我永远难忘那碗小小的鲫鱼汤,汤熬成了奶白色,放了一个红辣椒,几片香菜,色彩那样的好看,味道那样的鲜美。算一算,35年过去了,七星河还在,但是,钓鱼的人不在了。那个唯一的一个上午忍着酒虫钻心而专心坐在那里,专去给肖复兴炖汤喝,我就